



Awarded Novels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书系

纽伯瑞儿童文学银奖

The Headless Cupid

丘比特之谜

[美]济尔法·基特利·斯奈德 著

徐海帽 译

之谜

一座古老而神秘的老房子，

一段雕刻着神秘雕像的楼梯，

一场精心策划的恶作剧，

开了一百多年前的谜题……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



The Headless Cupid

丘比特之谜

[美]济尔法·基特利·斯奈德 著 徐海帆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丘比特之谜 / (美) 济尔法·基特利·斯奈德著；徐海解译。

—昆明：晨光出版社，2018.4

ISBN 978-7-5414-9303-4

I. ①丘… II. ①济… ②徐…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322569号

The Headless Cupid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copyright © 2018 by Yutian Hanfeng Books Co. Ltd.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copyright © 1971 by Zilpha Keatley Snyder

Copyright renewed © 1999 by Zilpha Keatley Snyd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heneum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An imprint of Simon & Schuster Children's Publishing Division

All right reserved.

The Headless Cupid

丘比特之谜

出版人 吉 形

作 者 [美] 济尔法·基特利·斯奈德

翻 译 徐海解

绘 画 陈伟

项目策划 禹田文化

责任编辑 王林艺

项目编辑 杨博

版权联系 杨娜 陈甜

美术编辑 沈秋阳

封面设计 萝卜

版式设计 邓国宇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新闻出版大楼

邮 编 650034

发行电话 (010) 88356856 88356858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45 毫米 × 210 毫米 32 开

印 张 8

I S B N 978-7-5414-9303-4

定 价 28.00 元

退换声明：若有印刷质量问题，请及时和销售部门（010-88356856）联系退换。

重建内心的美好

一个女孩跟周围的人都不一样，她穿着奇怪的服装，梳着奇怪的辫子，喜欢研究超自然现象。这种与众不同，反倒让她觉得安全，从而可以汲取到很强的能量，并以此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以便度过一段艰难的时期。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家庭的变动无疑是成长中最大的难关。他们害怕不再被爱，借以种种甚至有些荒唐的行为求得关注。正如故事中的阿曼达一样。阿曼达的父母离婚后，母亲又再婚，她不得不告别熟悉的环境、合得来的好朋友，甚至是对自己百依百顺的父亲，来到乡下一座老房子里和母亲一起住。她就这样一头撞进了一个陌生的家庭——一个继父，四个弟弟妹妹。她当然害怕，可也只能用冷漠与不在乎掩饰；她当然痛苦，但也只能用特立独行来消解。

在这个新家庭中，戴维是最大的男孩。他只有十一岁，比阿曼达还要小，但在经历母亲去世、父亲再娶后，他显得成熟且有担当。他也曾在成长中对生活充满失望，但他懂得调整，作为大哥哥，他勇敢地担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并试着宽慰和理解父亲。对于新来的妈妈，他从排斥到接受，并最终给予足够多的尊重。

阿曼达和戴维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生活回到正轨，只是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当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时，必然会出现一些冲撞。阿曼达想对母亲和这个新家庭做出挑衅，于是这座有百年历史的老房子，就成了她





最好的工具。楼梯井是这座老房子最棒的部分，每段楼梯的起始两根柱子上各有一个木雕的丘比特，但其中有一个雕像的脑袋不知道为什么失踪了。无意中听说这座老房子以前经常发生怪事后，阿曼达就自行制造出许多恶作剧。这些恶作剧确实起了作用，至少让本就胆小的母亲感到惶恐不安。她从中得到了报复的快感，但也因此离自己的本心越来越远。

这一切都被戴维看在眼里，可他不希望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他想让父亲和继母宽心，让他们知道一切都会过去。而对于阿曼达的行为，起初他确实有过愤怒，但又完全能够理解。他试图走近这个新姐姐，能够和她进行无障碍的心与心之间的沟通，一起分享快乐与悲伤，一起面对成长中的诸多烦恼。

这样一个过程，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考验，都是艰难的。而在做出努力之后，风浪总会慢慢平息，阿曼达也最终放下心里的恨，试着去和母亲达成和解，开始转变外来者的身份，主动融入到这个家庭中。虽然对于爱这门功课，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至少她已经开始敞开心扉。

作者济尔法·基特利·斯奈德曾三度荣获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在童年时期，父母作为出色的故事讲述者，给予她无尽的爱，并让她爱上故事，因而她在八岁时就立志成为一名作家。写作这样一个家庭重组的故事，是她意识到家庭对于一个孩子而言是多么重要，以及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爱是一把万能的钥匙。遇到困难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如何重新相信爱，重建内心的美好。

第一章

不完全是一只乌鸦 / 1

第二章

有名有姓的老房子 / 15

第三章

戴维一点也不酷 / 33

第四章

练习控制别人的法力 / 43

第五章

心灵感应测试 / 56

第六章

第一场考验：不能碰任何金属制品 / 72

第七章

晚餐难关 / 82

第八章

第二场考验：每人随身携带一只爬行动物 / 94

第九章

结束所有的考验 / 110

第十章

不太美妙的仪式长袍 / 122

第十一章
进入神秘世界 / 130

第十二章
像山精的老人带来的故事 / 145

第十三章
韦斯特利老宅的历史事件 / 157

第十四章
招魂会 / 164

第十五章
从天而降的石头 / 179

第十六章
有温度的手电筒 / 191

第十七章
箱子里的木雕 / 202

第十八章
没有合情合理的解释 / 216

第十九章
唯一不知道的真相 / 225

第二十章
永远不会打消的好奇 / 237



太困难，她想自己能去，不能说真，因为妈妈要请大夫来看她，她才不得不学着装作脸红了起来。原来母亲都属于她，她自己从来没有觉得她会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只是她没有真正地接触过她。她开始想起以前她对她的爱，对她的关心，对她的不离不弃，对她的理解和支持，对她的鼓励和帮助。她开始觉得她是一个真正的母亲，一个值得信赖的母亲。

第一章

不完全是一只乌鸦

戴维常常在想，当时自己怎么会碰巧坐在楼梯平台那里——就在继母离开韦斯特利的这座房子，要去把阿曼达接回家时，而那个没有脑袋的丘比特就近在咫尺。

当莫莉出现在楼梯脚时，戴维知道她就要出门了，她已经穿好鞋，手上和衣服上都没有颜料。那时候莫莉成为戴维的继母已经有三个星期了，她是一位画家，在家时她的装束就像位画家，非常随意。

“噢，你原来在这儿啊。我要去接阿曼达了。我不在家的时候，你能帮着留意一下那几个小家伙吗？他们刚刚去了秋千那边。”她对戴维说。

戴维说没问题。莫莉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回头冲着戴维笑了笑。戴维继续坐了一小会儿，享受着这么大的一座老房子里悄无声息的寂静，这会儿除了他，房子里没有其他人。即使在那个时刻，还没等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他就已经感觉到楼梯平台这里有些不太寻常。这块地方让人有一种置身中央的感觉，就仿佛这里是这座老房子的心脏地带。而且平台的位置很有利，从这里能看到很多扇门和走廊——所有楼上和楼下的走廊都看得到。

过了一会儿，戴维站起来去了屋外，找到了弟弟和妹妹。他推着他们荡了一会儿秋千，直到他没劲儿了，就把他们带到了楼上他和布莱尔合住的那间卧室。小家伙们翻出一些玩具。等他们安静下来，戴维拿起一本书，在窗前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从这里他看得到车道。他读了几页，不过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盯着外面，看莫莉的车有没有回来，心里琢磨着今后的日子，以及阿曼达。

阿曼达是莫莉的女儿，今年十二岁，在莫莉和戴维的爸爸举行婚礼之前，她一直都和自己的生父住在一起，现在她要搬来和她的妈妈，以及斯坦利一家人生活了。当了那么多年的长子，突然间有了一个姐姐——戴维只有十一岁——任凭谁都想知道今后的日子会怎样。戴维强烈地感觉到，阿曼达或许比通常的继姊妹更能令人对今后的日子感

到疑惑。

戴维之所以会对阿曼达产生这种感觉，一定程度上源于几件明摆着的事，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戴维的预感。在戴维的家人里——母亲这一族——有预感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戴维对阿曼达的预感是他这辈子有过的最强烈的预感之一。那种感觉像是一种警告，当阿曼达成为斯坦利家的一分子时，这个家就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几件明摆着的事包括莫莉和戴维的爸爸无意中脱口而出的一些小事情，但是最强烈的还是阿曼达的一个特殊表情，戴维唯一一次见到阿曼达时她脸上浮现出的那个表情。

戴维只见过阿曼达一次，因为每当爸爸和莫莉在一起时，阿曼达总会想方设法躲开他们。当然了，爸爸能见到她，但是每次计划两家人一起活动时，阿曼达总是能碰到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比如准备考试，或是突然闹起了肚子。只有一次是大家一起去的动物园，那还是爸爸和莫莉刚刚认识的时候。

那天下午戴维并没有太留意阿曼达，毕竟那时他压根不知道阿曼达将要和他成为一家人，况且他还忙着防止布莱尔靠近那些动物。布莱尔和大部分动物都能互相理解对方，所以其实对布莱尔来说不存在什么危险——来自管理员

的除外，他一点都不理解布莱尔。

戴维的确记得在爸爸介绍他俩认识的时候自己对阿曼达说过“你好”，而阿曼达什么也没说。他能模模糊糊想起来一头褐色的头发和一条红裙子，不过他记得最清楚的还是阿曼达脸上的表情。整个下午，无论什么时候他靠近阿曼达，她都会露出那副表情。那种表情，怎么说呢，就是当别人一直冲你做出那种表情时，你会觉得自己应该看一看鞋底了，尤其是在动物园里。戴维看了看自己的鞋底，没什么问题，但他记下了那个表情。

这几件事和自己的直觉似乎都表明，戴维应该做好准备应对几乎各种事情。他认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希望如此。莫莉那辆小小的大众轿车离开了大马路，终于拐进了尘土飞扬的、长长的私家车道。戴维从窗前的座位上跪坐起来，拔开窗户上的窗闩。他把窗户打开一条缝，那条缝足以让他往外窥视。古旧的花格窗上的玻璃起伏不平，让人无法透过窗户将外面的情况看个真切。

轿车停在了走廊的台阶前，一时半会儿都没有人从车上下来。戴维心想，莫莉和阿曼达应该在商量着什么，显然她们有很多需要谈的。自从戴维和阿曼达相见以来，爸爸和莫莉结了婚，出去度完了蜜月，回来之后又把家里的所有东西和斯坦利家的孩子统统转移到韦斯特利乡下的这

幢老房子里——他们能找到的这么大又这么便宜的房子刚好就只有这一幢。在这期间，阿曼达一直跟她的生父住在南加利福尼亚。

戴维仍旧等待着，张望着车。突然，就在他身后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喧闹的当啷声，随即就是一声尖叫，听上去就像是一只猫被踩到了。不用转身戴维就能猜到出了什么事。他最后一次去看小家伙们的时候，詹妮正在墙角搭建什么东西，艾斯特正用自己的玩具吸尘器打扫地板，布莱尔在戴维的床上蜷起身子，沉沉地睡着了。现在艾斯特跑了过来，爬上座位，躲在戴维的身旁。詹妮则在房间另一头慢慢地站起来，紧咬着牙齿，眼睛里充满了恶狠狠的目光。艾斯特爬到戴维的身后，偷偷地打量着詹妮。同往常一样，詹妮已经准备要扔东西了。

“别这样，詹妮。放下。出什么事了？”戴维说。

“特塞尔把我的马场围栏给踢翻了。”詹妮咬牙切齿地说。在学会如何念出自己的名字之前，艾斯特管自己叫“特塞尔”。

“没有。我没有踢翻它。我被它给绊倒了。”艾斯特躲在戴维身后说。

詹妮继续朝戴维走过来。“詹妮，要是你把马扔过来，你会把它摔烂的。”戴维说。

“你就会把特塞尔砸伤的。”艾斯特说。

戴维哈哈大笑起来，随即詹妮看了看手里的陶瓷小马，脸上浮现出了红晕。戴维回到窗前，心想阿曼达大概已经进屋了，他没来得及看到她。其实阿曼达还没有进屋，莫莉与她仍旧坐在车里。就在这时，莫莉那一侧的车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莫莉一下从车里跳了下来。她一甩手把车门关上了。她匆匆穿过车道，走上台阶，留下阿曼达独自一人坐在车里。戴维看不清莫莉的脸，不过从她耷拉着脑袋、垂着肩膀的样子来看，他觉得她有可能在哭。

阿曼达在车里继续坐了一两分钟，然后她那一侧的车门就被她缓慢而从容地推开了，她从车里出来了。一瞥见阿曼达，戴维立即就把身子朝前探过去，将艾斯特挤到了窗前座位的角落里。

“哇哦！”他压低声音说。艾斯特听到了戴维的惊呼，她从他的胳膊底下钻了出来，脸正好在他脸的下方，对着窗户缝。

“哇哦！”艾斯特说，“那是什么？”

戴维没有吭声，直到艾斯特用脑袋顶了一下他的下巴，他这才注意到。“那是什么？”艾斯特又问了一遍。

“那个人吗？”戴维缓缓地摇了摇脑袋，“特塞尔，那是咱们的新姐姐。”他们两个人都继续望向阿曼达。

有那么一两秒钟，戴维真的以为阿曼达的脑袋上长出了一堆弹簧和电线，不过随即他就意识到那只是她的头发。看起来她的头发被紧紧地编成了几十根长辫子，其中一些辫子在她的后脑勺上被盘起来。她身体的其他部分几乎被一条鲜艳巨大又带着蓬乱穗子的披肩裹得严严实实，只有膝盖以下的部分露在外面，他的披肩下面吊着某个有着弯曲下摆的黑色东西。从车里下来后，阿曼达一动不动地站了一分钟，她在找莫莉，戴维几乎能看得清她的整张脸。再次见到她时，他终于想起了一些之前已经忘记的细节——浓黑的眉毛，小小的鼻子，还有她的嘴巴时不时地会扭成的那种样子，活像是倒着的微笑。不过，他不记得她前额正中间是这个样子，看上去就像是被弄成了三角形，在她走路时，当阳光照到前额，那个三角区域就会像一面小镜子一样反光。

阿曼达又站了一分钟，直勾勾地用目光寻找莫莉，嘴巴摆出倒着的微笑。然后她转身回到轿车跟前。她先从车上拿下来一个像大圆顶笼子的东西，笼子上还罩着一条沙滩巾，接着她拿下来几个大手提箱。她又打开后备箱，从里面搬出很多纸盒子，似乎里面装满了很重的东西。她把所有的盒子和手提箱，还有那个大笼子全都堆在车道边上。她一边将两个小笼子往外拿，一边迅速地向上面扫了一眼，



戴维觉得她应该是透过窗户的缝隙看到他了。但是她继续忙着手里的事，直到所有的东西都被堆在了车道边。这时她才不慌不忙地转过身，直视戴维与艾斯特。毫无疑问，她在看着他们。她一直看着他们，到最后戴维终于确定她的确知道他们在窗户后面。突然她点了点头，用手示意了一下。点头和挥手都表示“到这儿来”。

戴维一跃而起。他从窗户跟前朝后蹦过去，一把关上了窗户。艾斯特带着一脸疑惑仰头看着他。

“那个新姐姐说——就像这样。”艾斯特一边说，一边做了个“到这儿来”的手势。

“没错。我知道。”戴维说，他又打开窗户，把身子探出去，“那个……谁……你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阿曼达抿着嘴，依旧是那倒着的微笑，点了点头。她的动作虽然十分缓慢，但十分明确。她冲着那堆盒子和包裹指了一下。戴维明白了她的意思。

“好的。我这就下来。”他喊道。

“这就下来。”艾斯特说。她也从窗前的座位上滑了下来。

戴维皱着眉看了一眼艾斯特，又耸了耸肩膀。倘若他停下来和她争执一番的话，詹妮肯定感兴趣，布莱尔甚至有可能会醒来，也要跟着一起下楼。拖着一条小尾巴总比把三条小尾巴都带上要强一些。

戴维冲艾斯特点了点头，对詹妮说：“我下去帮忙把盒子什么的搬上来。”

詹妮只是瞟了他俩一眼，然后就继续忙着去建造她的马场围栏了。戴维是故意这么说的，这样就不会激起詹妮的兴趣了。他的选择奏效了，家里的每个人都受够了搬运盒子这些苦差事。

楼梯有些弧度，下楼的时候戴维拉着艾斯特的手，要是你不拉着她的手，她就得双脚放到每一级台阶上一步一步往下蹦，那样一来他们就永远下不去了。一来到楼下，戴维就松开了自己的手。一些同龄人一定会觉得斯坦利家的小家伙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紧紧地黏着他的景象很滑稽。这是有原因的——他们的妈妈在一年多前去世，在去世之前她很长时间都卧病在床，此间大多时候小孩子们找不到别人依靠。但戴维又不能四处去向所有人解释这件事。

一想到艾斯特管他叫妈咪的那次，戴维的心里就一紧，就当着外人的面，他还记得那个家伙叫斯奇普·亨特。艾斯特当然是无心的，那时候她还太小，“妈咪”是她会说的不多的几个单词之一。可是斯奇普却拿这件事大做文章，好长一段时间他的朋友们都一直管戴维叫“妈咪”。

戴维走到门廊的台阶前，艾斯特仍旧紧跟在后面。站在台阶上，他看到阿曼达的额头上那块三角形区域有些像